

婚姻家庭

孩子究竟是夫妻二人的爱情结晶,还是婚后家庭纠纷的导火索?当80后小夫妻汪露露和吕森在婚后第二年迫不及待地要了孩子以后,他们才发现原来理想是一回事,现实又是另一回事。都说生孩子容易养孩子难,直到宝贝儿子霖霖的降生,汪露露才发现孩子不但是生活中的枷锁,更是一台“金钱粉碎机”。她焦虑、烦躁、易怒,时不时还因为琐碎的小事找茬和好脾气的吕森争吵。在这一波三折的育儿过程中,汪露露逐渐体会到初为人母的苦涩酸甜……

汪露露欣喜若狂地做起了怀孕梦

“其实我和吕森早就到医院检查过了。医生说了,我肯定没有任何问题的。现在有问题的是您的外孙子。唉!本来我是想把事情公开的,可你们盼孩子都盼到这个份儿上了,事情也不能继续隐瞒下去了。您说是不是?您说,哪个女人不喜欢孩子?可我要为吕森着想啊,这个时候更不能给他施加压力了。您想啊,本来他身体就不好,自尊心又那么强,万一想不开出了什么事,我这辈子可怎么办啊!”说完,汪露露还眼圈红红地瞪了吕森一眼。



吕森不知道汪露露是如何在短时间内以如此之快的速度想到这些理由的,更不知道她的眼目怎么来得那么迅速。不过由于她说的句句在理,于是全屋子人的注意力随即就转移到吕森身上。吕森放下筷子支支吾吾地解释:“怪我,怪我没早和大家说。其实也没什么,大概是受工作环境影响,那里都是计算机,有辐射,不好。”

吕森的妈妈宋美兰在听到汪露露的话的时候就找点理由把话题岔开,现在又听到儿子的解释,立刻站起来分散大家的注意力:“好像还有一道菜没拿上来呢。你们慢慢吃,我去看看。”

宋美兰离开座位急速走到厨房,在那里鼓捣了半天居然拿了一小碗酱油放在桌上,放的时候恶狠狠瞪了汪露露一眼。

尽管目光中散发出的寒气将汪露露击得直打冷颤,可她才不管宋美兰怎么看自己,反正没有孩子不怪自己这算是熬过去了。

不过汪露露哪里知道,自己是熬过去了,吕森却被自己给害了。

晚饭过后宾朋散去,宋美兰十分严肃地把吕森叫到里屋问话:“二小子,你真有病?妈告诉你,这事儿可不是小事儿。我和你爸都是奔七十的人了,就等着抱孙子呢。你得抓紧看看,千万别耽误了。要是真有问题,早治早好。”

“知道了,妈。其实真没什么大事儿,就是工作比较忙,累的。没事儿,你放心吧。”吕森忍气吞声地回答着。他没办法解释清楚,汪露露的一句谎言居然可以把全家人都弄得紧张兮兮的,这都是哪跟哪儿呀?小丫头不当演员真是可惜了。

吕森这个悔啊,肠子都要悔青了。他做梦都没想到汪露露会当着众人的面把不生孩子的责任推到自己头上。要知道,在农村如果一个男人在生理上有缺陷,他将永远抬不起头来。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现在不但让外人觉得吕家无后,自己还无端背上了一口有生理疾病的黑锅,这可真是有口难言。吕森懊恼透了。和父母解释说是汪露露说谎,后果就是汪露露再被教训一番;要是承认自己有病,这又不是事实。思前想后,吕森决定出一招狠儿报复汪露露一下。于是在当天夜里,气急败坏的吕森在自家主场用自我实践的精神向汪露露一个人证明,他绝对不是一个有问题的男人。

那晚,没有措施。第一次没有措施地做了功课,汪露露由一开始的精神高度紧张,变成欣喜若狂地做起了怀孕梦。从那以后,她时刻以孕妇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不穿高跟鞋,不吃有害食品,偷偷买了件防辐射肚兜套在身上,不再熬夜,甚至连最喜欢的化妆品都不再使用。起初吕森觉得奇怪,可在发现汪露露异常行为后,逐一对症下药,他以为汪露露是真的怀孕了,于是立刻响应号召努力配合,除了大把大把地给汪露露塞票子打车以外,还拼命地往家里倒腾各种补品和水果,但凡是对胎儿有利的,一样不差。

有着兽医医学常识的吕森经常在汪露露面对着各种食品挑三拣四的时候有益相劝,那些都是绝对营养品,不仅对母亲好,而且对宝宝也有益。每当汪露露仰着不服气的小脑袋提出异议时,他便拍着胸口特别自豪地说:“你不知道其实人和猪是很像的。比如你前些日子吃的薯片,如果原料加得猛一些,就是猪饲料。猪为什么长得胖?因为饲料里有催肥的添加剂。所以爱吃薯片的人也爱胖。”听到此话后,汪露露决定彻底与薯片绝缘了。

哪知汪露露在骗吃骗喝20多天以后,突然发现大姨妈如期来临,她马上抱着枕头失声痛哭。原来人和猪除了肥吃肥喝都长膘以外,剩下的地方好像没有什么相似之处,起码从怀孕这点看是不同的。

那次怀孕任务失败后,汪露露的生活又恢复了平静。吕森不在家的日子里,汪露露对待工作的态度越来越积极。为了打发时间,她下班后陪同事吴敏逛街扫货,哪知这次购物之行令她大开眼界不说,还从吴敏那里学到了至高无上的“九阴真经”。

眼看到了年关,汪露露突然发现自己已近三十。掐指算来,如果再不生孩子,估计无颜再见公婆。于是在日思夜想的日子里,汪露露终于梦到自己怀上一男胎,而且和吕森长得一模一样。醒来以后,兴奋的汪露露抓住急着要出门的吕森不放,非要立刻同床完成造人计划不可。

官场风云

304位各级别官员,84起官场风波,66个党政部门,23次微妙的调动与升迁,交织进一个普通公务员的命运——侯卫东的这本笔记,将带您深深潜入中国公务员系统庞大、复杂而精彩的内部世界,从村、镇、县、市一直到省,随着主人公侯卫东的10年升迁之路,逐层剥开茫茫官场的现状与秘密。

赵永胜把侯卫东晾在一边

后来秦飞跃想把侯卫东调到计生办,赵永胜趁着秦飞跃开会之机,在组织部肖兵副部长面前给侯卫东安了一个工作副组长的头衔,实质上否决了秦飞跃的提议。

赵永胜发配侯卫东的做法,栗明心里一直颇有微词:“一个初出校门的学生,面对逆境,气馁,不抱怨,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将上青林公路这个老大难问题带入了正常轨道,确实了不起。”他在心里感慨:“赵永胜心胸实在是窄了些,现在又把侯卫东当成了秦飞跃的人。如果老赵不走,侯卫东很难出头,真是可惜了这样一个人才。”

这些隐秘的事情,他不能与侯卫东明说,只是委婉地出主意道:“听说你爸爸和哥哥都是吴海公安局的,看他们能不能找些关系,争取调进城,或者调回吴海去,在官场发展,没有人照应,难上加难。”

侯卫东道:“我父亲和哥哥都是普通民警,办调动有难度,既来之,则安之。我相信在青林镇也能干出成绩,以后还请栗镇长多多关照。”

这时,周强匆匆走了过来,道:“你们两位在这里,秦镇长要走了。”

侯卫东和栗明到了长着许多大树的院子,秦飞跃已经坐上了车,栗明上了秦飞跃的那辆车。侯卫东则上了周强的车,两辆车的车灯雪亮,刺破夜空。

青干班结束之后,侯卫东的生活又回到了正常状态之中。

过了元旦,时间到了1994年,上青林一切依然照旧。

侯卫东在走廊上遇到高乡长,高乡长问:“这次青干班学完了,有什么安排没有?”“还能怎么样,回来继续修路,没

有听说其他安排。”

高长江给他支招,“你从青干班回来,又刚刚过了元旦,一定要到镇里面去一趟,给赵书记、秦镇长汇报一下学习心得。你要主动,不要等着领导来了解你,要主动接触领导,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领导,才能不断进步。”

到了青林政府赵永胜办公室,侯卫东有节奏地敲了三下。

“进来。”赵永胜正在看财务报表,见进来的是侯卫东,低头继续看表,把侯卫东晾在一边。

赵永胜故意不理侯卫东,又翻了几页报表,这才抬起头看着侯卫东。侯卫东连忙弯下腰,道:“赵书记,我想给您汇报上青林公路的情况。”

赵永胜后背靠着大班椅,摆了一个很舒服的姿势。一只手捧着将军肚,瞅了进度表看了几眼,问道:“公路已经修到场镇,才用了4万多元,怎么这么少,算对没有?”

侯卫东解释道:“4万块钱是实际支出现金,其他支出未算进去,为了修公路,三个村投入了1200多劳动力,他们都是自带饭菜,也没有发误工费。发生的费用主要有三大块,一是炸药钱,这个必须要出;二是图纸钱,现在还差刘维工程师5000元;三是工具钱,特别是从青林林场上山的路,前一段全是旺子石,特别硬,工具耗费特别大。”

赵永胜难得地夸奖了一句,道:“小侯工作做得很仔细。”他看到侯卫东还在桌旁站着,道:“你坐吧。”

然后交代了几句万变不离其宗的废话,赵永胜又低头看财务报表。侯卫东便知趣地告辞。等到侯卫东离开之后,赵永胜靠在大班椅上,闭目沉思:“县里很重视这十名公招生,长期把侯卫东放

重温历史

34年前,我国京津唐一带出现了地质异常状况,国家地震总局为了加强地震监测,派青年地质工作者周海光赴唐山任唐山市地震台台长。因为坚持自己的监测结论,周海光遭遇了前所未有的阻力与政治困境;与市长女儿的爱情,却让他背负沉重的心理压力。最终地震发生,证实了周海光的预测,而他与文英却生死相隔……

救援工作陆续展开

一位首长问:“开滦井下有多少工人?”“两万多人。”老李哭着说。“你们坐下,详细说说唐山的情况。”一位首长说。“快派解放军到唐山救灾,不怕多,越多越好。”老李说。

“首长,要把全国各大煤矿的救护队调往唐山。”老曹说。一位首长站起来:“煤炭部到了没有?”“到了。”一位部长应声而进。“立即调集全国各大煤矿的救护队,立即登机,赴唐山救灾。”首长大声说。部长答应一声,快步走出。

“首长,要急派全国各省市的医疗队到唐山,唐山的伤员太多了。”小崔说。一位首长站起来:“卫生部到了没有?”“到了。”一位部长快步走进来。“马上组织全国各大省市医疗队,火速赴唐山抢险救灾。”“是。”部长快步走出。

一道手电光在废墟下扫。素云被砸断的床板和碎石压住,往前爬,爬不动。喊:“小冰!小冰!”“妈妈……妈妈……你在哪儿!……你快来呀……”小冰的声音。

素云用手电照,小冰压在桌子旁,横七竖八的楼板压在桌子上,桌子咯咯响。小冰大声哭。“小冰别怕,妈妈在这儿,你能动吗?”素云喊。“妈妈,我不能动,我疼,妈妈你快来呀。”小冰哭。“小冰,你忍着点,妈妈这就过来。”素云听小

冰哭,泪便下来。素云使气力扒碎石,边扒边和小冰说话:“小冰,再坚持一会儿我们就得救了。”

地震台的废墟上仍是空荡荡,只有海光一个人,用一根铁棍撬起楼板,把超凡血淋淋的腿拿出来。“马骏和江玉他们呢?”海光问。“都遇难了。”超凡说着,眼圈又一红。

海光坐在废墟上,低头,半天才说话:“余震还是要想办法报,目前小震密度很大,几小时后就可能会有六级以上的大震,如果我们能报出来,就可以减少很多伤亡。”“可仪器都砸坏了。”超凡说。“你再到别的观测点上去看看,也许会有办法。”海光说。超凡顺手捡起一根木棍,拄着,一瘸一拐地走了。

一辆红色公交车停在市委门前,车前竖着唐山市人民政府的牌子,这就是抗震救灾指挥部的办公地点。人们上上下下地忙碌。

周海光走上汽车,对向国华说:“向市长,我刚从地震台来,总局派来的专家全部遇难,台里只有超凡活着,我已派他去监测余震。最重要的是马上派人去陡河水库,了解水库受灾情况,陡河水库高出唐山十多米,储量3600立方,如果大坝出现问题,唐山将是一片汪洋。”

向国华问需要多少人,话还没落音,一名工人就气喘吁吁地跑来,径直跑上车,找向国华,向国华问有什么事。他说他叫郑浩,是陡河水库的工人,他说水库要垮了。

车上所有的人都紧张起来。“别急,你把情况说清楚些。”向国华说。“大坝下陷,纵向开裂1500米,横向断裂每隔五、六米就是一处,眼看就要垮掉。”郑浩说。

向国华额头淌下大颗汗滴。“应该马上组织全市撤离。”周常委说。“现在这个



在工作组里,只怕会引来争议,得找一个机会把他调到镇里来。”

离开了赵永胜办公室,走进小院,邮政代办点的杨新春喊道:“侯大学,有两个电话找你,一个是你女朋友,让你下班给她回过去;另一个说是你的同学蒋大力,他留了一个电话,让你回家以后打过去。”“喂,你好,请找蒋大力。”

电话另一端响起一句粤话,随后又变成了蒋大力粗粗的沙州腔:“冬瓜,怎么不和我联系。”侯卫东吼道:“蒋光头,狗日地,回沙州也不过过来找我,太不够朋友了,你在广东哪里,做什么?”

“我是医药代表,说白了就是药厂的推销员,专攻医院。刚到的时候也就1000多块,现在每月我能拿5000块以上,最高一月上了万。”

侯卫东工资不过370块,他听到蒋大力的收入,差点连下巴都掉了下来,吼道:“这是邮政代办点的电话,就在我办公室隔壁,你狗日的工资高,给我打过来。”

挂了电话,侯卫东心潮难平。蒋大力的话如一块石头落到了平静的水面,泛起了阵阵波纹。他甚至有些失神落魄,连《岭西日报》也没有心情去阅读。

到了中午下班时间,侯卫东又拨通了小佳的电话。电话线里传来小佳兴奋的声音:“卫东,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今天我得到通知,我被借调到了市建委办公室。”



局长问需要多少人,话还没落音,一名工人就气喘吁吁地跑来,径直跑上车,找向国华,向国华问有什么事。他说他叫郑浩,是陡河水库的工人,他说水库要垮了。

车上所有的人都紧张起来。“别急,你把情况说清楚些。”向国华说。“大坝下陷,纵向开裂1500米,横向断裂每隔五、六米就是一处,眼看就要垮掉。”郑浩说。

向国华额头淌下大颗汗滴。“应该马上组织全市撤离。”周常委说。“现在这个

局面,怎么组织?即使能够组织撤离,废墟下面的人怎么办?井下的矿工怎么办?伤残人员又怎么办?”向国华站住,一连几个怎么办问得车内的人都噤口不言。

超凡一瘸一拐地走上车来,海光一见,站起来问:“超凡有事吗?”

超凡说:“海光,马家沟的仪器我收拾好了,根据分析,大约六小时后有一个七级以上的余震。”众人都看着向国华,一声不吭。

向国华的拳头砸在车座上:“狭路相逢勇者胜,同志们,我们只有一条路,就是不惜一切代价,保住大坝,保住唐山。”“向市长,办法只有一个,尽快把水库的水放光。”周海光说。“现在去哪里找人?就是有人,那闸门有四十吨重,也难打开。现在已经没有时间了,七级以上的大震就要来到,你们再看看这天,大雨也要来了……”周常委说。说得有些悲观,但是实情。

车下有些骚动,有人欢呼:解放军,解放军来了。车内的人都向下看。一队解放军战士已经跑步来到车前,不多,一共十六个,带队的是连长李国栋。唐山地震后第一批来援的解放军战士是跑步进入唐山的。李国栋跑上汽车:“请问哪一位是向市长?”“我就是。”向国华走到车前。

李国栋立正敬礼:“报告首长,驻唐某部高炮团连长李国栋带队报到。我们营在地震中也伤亡惨重,能够抽出的兵力全部带来了,一共十六人,请首长指示任务,再艰巨的任务我们也保证完成。”

“现在陡河水库大坝随时有垮塌的危险,我命令你在五小时之内开启闸门,把水库的水放出来。”“请首长放心,我们保证完成任务。”李国栋又是一个敬礼。